

聖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二

臣門

忠義

上 盡忠報國合於義者

石碣殺子左傳

魯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殺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

石碣殺子左傳

群書集事淵海

濮石碯使其宰孺羊有泣殺石辱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欒共子闔死國語

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
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
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
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
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
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闔而死

荀息死節左傳

魯僖公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
之利如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
而能謂人已乎僖公九年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
卓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謂白圭之玷尚可也新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不新

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饗則失匕上車
矢軾僕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

以私害公遂往一戰歸之聲恐駭而死

賈獲於車左傳

魯襄公二十五年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葬墓遇司馬栢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殺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刑宰皆死左傳

魯襄公一十五年崔杼弑其君賈舉此非特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埋變公躬以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躋別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刑侍漁者監魚退謂其宰鞅曰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駿蔑大陰于淮陰難者皆國士死

公治致邑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魯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子家子不從季氏左傳

魯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白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覺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是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句卑免首左傳

魯定公四年楚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

棠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莊善死義新序

楚人莊善以白公之難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親而死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者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及門刎頸而死

肥義全言史記

肥義事趙武靈王王愛少子何傳位為王自稱主父封長子章為安陽君章心不服而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田不禮必為亂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

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
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
全吾身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自今若有
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父之主父令
王聽朝從旁觀之見公子章儼然反為臣誣於弟心憐之欲王
章於代主父游沙丘章與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
入殺之高信與李兌殺章及不禮

周苛罵羽前漢書

周苛漢三年為御史大夫漢王既出滎陽令苛守項羽拔滎陽
生得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不
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遂烹苛

藥布復命彭越頭下前漢

藥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高祖殺梁王彭越梟首雒陽下
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高祖召布罵曰君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
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
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
楚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
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越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
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
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田橫客皆死海中前漢

田橫者齊之後也從兄儋秦末自立為王章邯擊殺之子市立

橫兄榮殺市自立項羽攻之兵敗走死橫立榮子廣為王高祖遣韓信滅齊橫聞廣死自立為王兵敗亡走梁歸彭越漢滅項籍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鵑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廢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始酈食其說下齊齊罷兵而韓信襲齊齊殺食其及齊亡而食其弟商在朝故橫云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

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貫高絕腕 前漢書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其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怒曰吾王辱王也說趙王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教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乎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

從東垣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其縣名曰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上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顏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廼赦趙王上賢高使泄公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

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肱而死

蘇武牧羊 前漢

蘇武字子卿漢武帝特為移中廐監以中郎將使持節與張勝常惠等俱使匈奴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常在漢時素與張勝相知至是與勝連謀事覺武恐連及欲自殺勝惠共止之單于欲降之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張勝降律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朝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

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武罵律曰
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且單于信女
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闢兩主觀禍敗匈奴之禍從我
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至海
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
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陵至海上
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
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
乎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
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

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
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
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
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
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
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
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匈奴與帝和
親漢使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
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
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讓單于單于驚謝曰武等實

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武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留匈奴凡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劉恭收葬更始後漢

劉恭為更始侍中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十月更始遂隨謝祿肉袒請長樂宮降赤眉將殺更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即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

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

翟義舉兵前漢

翟義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乃謂弟子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托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太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卿侯劉信等以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

至山陽衆十餘萬莽恐遣兵擊之勒兵自備依周書作大誥赦天下遂攻破義捕之磔尸陳市卒不得信

王青三世死節後漢

王青者東郡吏也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光武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東郡太守張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

溫序伏劍後漢

溫序字次房光武時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

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

趙苞竭忠死義後漢

趙苞字威豪靈帝時初仕州郡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將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

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
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遇害苞殞歛母畢自上歸葬靈
帝遣策弔慰封卹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
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种拂揮劍後漢

种拂字頴伯獻帝時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
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
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种邵討李傕郭汜後漢

种邵獻帝時為侍中董卓惡之出為益涼刺史會父拂戰死竟
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不就曰我父昔以身徇國吾
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等共攻

傕汜以報其仇軍敗皆死

沮雋罵賊後漢

沮雋為射聲校尉李郭之亂獻帝幸段熲營張濟與楊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
略無所遺雋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
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乃殺之

龐惠不跪魏書

龐惠字令明後漢獻帝時曹操素問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南屯
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柔在漢中頗疑之惠常曰我受國
恩義在效死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
白馬將軍皆憚之曹仁使惠屯樊北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

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

閻溫無貳魏書

閻溫字伯儉，漢獻帝時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告涼州。超復圍州，所治與成其

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得溫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義何所施？若從吾語，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溫偽許之，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汝不為命計，邪溫不應。」乃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賈逵不屈魏書

賈逵字良道，太祖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

援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達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得免

諸葛誕及麾下盡死不降魏書

諸葛誕字公休齊王時為鎮南將軍初誕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玄颺既誅而母立儉起兵遣使招誕斬其使儉破滅誕有自疑之心司馬昭遣賈充至壽春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犯之充默然遂發兵自守求救於吳司馬昭奉魏主擊之城陷被戮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其曹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曰為諸葛公死不恨時人比之田橫

陳泰歐血薨魏書

陳泰高貴鄉公時為尚書右僕射時大將軍將司馬師弒帝太傅司馬孚并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

審配被縛不屈魏書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也袁紹領冀州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及紹卒于譚尚相攻配與逢紀與尚比辛評郭圖與譚比譚敗奔平原配守鄴而兄子開城門內曹操兵配被縛配將詣帳下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

之配無撓辭乃殺之初異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趙雲護後主蜀書

趙雲字子龍為蜀先主主騎及先主為曹操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

諸葛瞻父子死節蜀書

諸葛瞻統蜀漢軍與魏兵戰敗退住緜竹魏鄧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艾長驅至城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後主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劉諶自殺蜀書

蜀漢北地王諶以後主將從譙周降魏之策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霍弋不聽勸降蜀書

霍弋字紹先仕後主為建寧太守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止於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

黃崇臨陣見殺蜀書

黃崇蜀後主時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

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與未納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率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張嶷臨陣墮身蜀書

張嶷蜀後主守平盪寇將軍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墮身

傅僉格鬪而死蜀書

蔣舒蜀後主時使鎮陽安關口魏將鍾會遣別將攻關舒將出降乃跪請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攻請各行其志遂帥衆出

僉謂其戰也而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

張悌垂涕効死吳書

張悌為丞相率衆三萬濟江自守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淚放之去一百餘步以見為晉軍所殺

王凌飲鴆晉書

王凌魏邵陵厲公時為大尉貳於丞相司馬懿與令狐愚謀立楚王彪嘉平三年春正月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

司馬懿潛知其計夏四月懿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
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非公當折簡
召凌何若自來邪懿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
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
知之至項仰鳩而死

嵇紹臣節有在晉書

嵇紹字延祖晉武帝詔徵之起家為秘書丞後為侍中以天子
蒙塵承詔馳詣行在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
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
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劉沉不屈被害晉書

劉沉惠帝時為侍中假節益州刺史時河澗王顥領兵于郾縣
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長沙王又奉詔遣劉沉兵至還鎮渭
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時接戰夔眾敗顥大
懼退入長安沉渡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沉乘勝攻之
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逢
顥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眾救顥橫擊之大
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
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敷
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
謂顥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
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類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
者哀之顥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顥干上犯順虐害忠義
知其滅亡不久也

賈渾不屈喬晞 晉書

賈渾惠帝時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庾珉死難 晉書

庾珉字子琚懷帝沒于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珉遂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為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選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果然

匹磾持節被害 晉書

段匹磾鮮卑種類世為大人晉懷帝即位以其父務勿塵為大

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石勒并檄弟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圍安以候眾軍勒懼遣使厚賂離間其弟等皆叛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後為石虎所圍逼匹磾著朝服持節出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起而拜之及至襄國經年有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

辛謐不食而卒 晉書

辛謐字叔重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懷帝時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李龍之世並

不應碎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
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
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
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
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
冥心至趣而與言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
綦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
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
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辛勉引藥不仕晉書

辛勉字伯力博學有真固之操晉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
陷隨帝至平陽漢主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

其黃門侍郎高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
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
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真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
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吉朗死節晉書

吉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
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

辛賓抱愍帝大哭晉書

辛賓晉侍中辛勉族弟也晉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
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賓起而抱帝大哭聰
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閔王承囚羆晉書

王敦元帝時為大將軍欲搆難王室遣桓胤說閔王承以劉隗
專寵今便討之請承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
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
求又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長史虞悝有志節謂承曰王敦作
逆天地不容人神所疾大王宗室藩屏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
是與王循劉翼等共盟誓曰桓胤馳檄湘川零陵太守尹奉首
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
服以匡王室王敦遣魏乂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
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接
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
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

邵續不降晉書

邵續元帝時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
石勒遣子李龍乘虛圍續李龍至城下掠其居人續出衆救李
龍伏騎斷其後遂為李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
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使奉段匹
碑為主勿有二心

周該隱級晉書

周該性果烈以義勇稱元帝時叔父級聞譙王承立義湘州謂
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
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卓少著勇名
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
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
至湘川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

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人所執考之至死
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樂道融憤卒 晉書

樂道融少有大志好學不倦東晉元帝時為王敦參軍敦將圖
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
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
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
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
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
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
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
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

遲至猪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為敦參軍使印求和於
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
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
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
而死

虞悝兄弟死節 晉書

虞悝弟望並有士操元帝時譙王承臨長沙知其名檄悝為長
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
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
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鄉
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况今鯨鯢塞路
王室危急安得遂同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

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且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奪今天朝中與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娣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旋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周顛戴淵斥敦見殺晉書

周顛元帝時為吏部尚書嘗謂大將軍王敦剛愎無上及敦反而王師敗績顛奉詔詣敦敦曰伯仁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相負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時護軍長史郝嘏勸顛避之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觀者皆為流涕遂被害

王諒斷臂晉書

王諒字幼成少有幹畧元帝時為主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

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
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
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既前
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
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
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
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
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
滅傳首京都

周崎詭賊被殺晉書

周崎元帝時為湘川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
周談俱為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

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
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
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
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
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田崧死節晉書

田崧元帝時前趙主劉曜以為將軍守仇池氐羌楊難敵自漢
中還襲剋之執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
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
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
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
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

易雄數敦見殺 晉書

易雄字興長晉元帝時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疏謝職還家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人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羊曼死國 晉書

蘇峻作亂成帝加羊曼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為峻所害

劉超鍾雅遇害 晉書

劉超字世瑜以忠謹清慎名于時成帝以為右衛將軍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避難超盡以妻子入處宮內王師敗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泥陷超與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不平未敢加害後超與匡術等密謀奉帝而出事泄峻使任讓入收超雅恭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

郝鑒誓梟二寇 晉書

郝鑒成帝即位進位車騎大將軍領徐州刺史時祖約蘇峻謀

反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
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
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
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
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
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
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
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
為用命

車濟伏劍 晉書

車濟字萬度果毅有大量晉孝宗穆帝永和初前涼張重華以
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

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麗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
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宋矩刎死 晉書

宋矩為宛成都尉時張重華張軌之族也晉穆帝永和二年自
稱持節大都督假涼王遣使奉章於後趙石季龍季龍又令麻
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
書誘宋矩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
矩終不肯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

吉挹不食而死 晉書

吉挹字祖冲少有志節孝武帝初符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
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貞外散騎
侍郎符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

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
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
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
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周虓見獎晉書

周虓字孟威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潛至
漢中符堅追得之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
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
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
適成其名矣遂梃之徙為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
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繫已於後吉祖冲
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辛恭靖被獲遁歸晉書

辛恭靖少有器幹才量過人安帝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
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
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羗
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
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衛韃不降晉書

南涼主乞伏乾歸安帝時從弟軻彈來奔呂光光下書曰乾歸
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鷓峙
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
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
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

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何無忌握節 晉書

何無忌安帝時為鎮南將軍盧循遣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羅企生盡節 晉書

羅企生字宗伯安帝時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攻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

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夫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

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與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

重遵抗言被殺晉書

安帝時太尉劉裕總大軍伐姚泓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入淮肥所至多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柰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

任蘭死節晉書

任蘭安帝時為金城太守義熙中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

死

張禕自鳩晉書

張禕少有操行恭帝為琅琊王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罍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齊從斫纂晉書

後涼呂纂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姚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

利鹿守節晉書

南涼主禿髮傉檀為熾磐所陷將士皆散唯中軍統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齊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統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義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

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

辛深授死難馬北史

辛深仕西涼為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李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索泮死節晉書

索泮張天錫時出為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湖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

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

趙玄死陣晉書

晉師伐秦至成臯秦將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後秦主姚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失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檀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戡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

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成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徐嵩罵賊求死晉書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著稱符堅時舉賢良為郎中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竒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長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羗輩豈可以入理期也何不速殺

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

王延死節 晉書

王延年六十方仕於偽漢主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延罵靳準求死 晉書

王延事偽趙授金紫光祿大夫耆德時望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其主劉粲數而殺之準將以王延為祖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卜天與射劬臂斷 南史

卜天與宋文帝元嘉末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伏元凶劬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

洪軌捍矢 南史

王洪軌宋明帝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為妾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楮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沈攸之不忘書誓 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後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劊
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
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
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
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
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
示之

樂子雲守節 南史

樂子雲美容貌善舉止齊武帝遷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
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
地卒於馬蹄之下

沈昭略闔門死義 南史

沈昭略齊高帝時為中書郎累遷侍中東昏侯永元中與叔父
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
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
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
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
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
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
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
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

劉渢死難 南史

劉渢字處和齊明帝時求出為丹揚丞及始安王蕭遙光舉事
旦方召劉渢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

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蕭暢曰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
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詔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風入
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風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
語及迎垣歷生至與颯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颯歷生並撫膺
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遙光敗颯靜坐
幽舍弟濞為度支郎亦奔亡遇颯仍不復肯去颯曰吾為人作
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若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
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
曰允死君難弟死兄禍羨哉

願見遠憤梁禪而卒南史

願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
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

我自應天後人何異

蕭又理被害南史

蕭又理字季英梁武帝子簡王續之子也慷慨

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常無

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

又理聚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人

以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

嚴不得與兄相見乃為請先還都入

元若至願使善為計日勉勿顧以為

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王

贈之貞恠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結起兵又

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仁收葬焉

蕭確字仲王梁南史

蕭確字仲王梁之子邵陵王綽之弟也時侯景者盟復國
疾城陷蕭確奔逃入巷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
自我得之自或失之亦復何恨妻不事于孫乃使確為
謂曰爾速去謂汝無以二官為念及出見景景其力
今在左右送與景燧煙山賊逃食引刀前刺景不得
竟殺之

蕭確字仲王梁南史

南平王恪讓州刺史乃上書為大都督中小
備器甲將討景景元年聞之乃遣王僧辯
綽走武昌元帝遣王僧辯追之綽敗走
南平王恪讓州刺史乃上書為大都督中小
備器甲將討景景元年聞之乃遣王僧辯
綽走武昌元帝遣王僧辯追之綽敗走

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蕭綸綸敗走至汝南魏所署汝
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
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追攻破城執綸
不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
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
安陸人郝破敵歛之於襄陽築之日黃雪霽糝唯冢壙所獨不
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馬百姓憐之為立祠廟

沈浚字叔源南史

沈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
名梁武帝時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
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軟景知
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

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為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嶮立義後得殺之

蕭嗣帶箭殺賊南史

蕭嗣字長胤乃鄱陽忠烈王孫也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梁武帝時父

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

江子一死節南史

江子一字元亮梁武帝時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武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給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

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
還至壘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

蕭智進握節南史

梁世子蕭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帝所親賞梁武
帝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
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馬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魯廣達就執憤死南史

魯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陳後主至德二年為侍中改
封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
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
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
餘兵苦戰不息會曰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

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就執禎明三年依例
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遘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
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
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裴政終不易辭北史

裴政字德表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元
帝以軍攻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
見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
於七父若從我計劃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
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
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
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

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

磨渾縛逆北史

拓跋子磨渾少為魏明元帝所知太子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

什門不拜北史

于什門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拔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王玄威悲號北史

王玄威魏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且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自刺北史

婁提魏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

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

元志喪明北史

元志為從事中郎魏孝文車駕南征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彰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

熊羆義戰北史

王羆字熊羆魏孝文帝時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

朱長生于提守節北史

朱長生于提者魏孝文時長生為負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承業扶病討賊北史

長孫承業事魏孝文帝時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雖州刺史蕭寶

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

申徽同魏帝處患北史

申徽字世儀魏孝文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

胡小彪壯節北史

胡小彪小有武氣後魏孝明帝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

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竝為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梁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王榮世不屈被害北史

王榮世魏孝明帝時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

高乾誓平逆黨 北史

高乾字乾邑性明悟俊偉有智略進止都雅魏孝莊帝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朱榮死乾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鎮河北以乾弟昂為平北將軍今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莊帝親送於河橋及尔朱氏既弑莊帝乃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異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高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為尔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為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時乾父高次同為定州刺史欲奉次同為主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封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尔朱氏禽乾乃迎齊神武高歡因說尔朱氏酷逆推歡率衆逐平尔朱氏

乙速孤佛保自刎 北史

乙速孤佛保魏孝武帝時為直閭將軍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

鴻賓濟衆憂國 北史

毛鴻賓毛遐之弟也性倣儻輕財好施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今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

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
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
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

龍超至死不屈北史

沓龍超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後魏孝武帝永熙中梁將樊
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
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
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
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
至死辭氣不撓

世榮不屈北史

鮮于世榮少沈敏有器幹東魏孝靜帝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
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
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
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
乃見殺

興慶力戰北史

東魏丞相高歡將兵伐西魏軍中有士卒盜殺驢者軍令應死
歡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歡所在西師盡銳
來攻衆潰歡夫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與蒼頭馮文洛扶上
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
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歡勉之曰事濟以尔為懷州若死則用
尔子與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
拔勝以十三騎逐歡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歡

段孝先橫射勝馬羶遂免

郭琰不屈見害 北史

郭琰字神寶少喪父事母以孝聞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西魏文帝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弘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裴寬歸國 北史

裴寬字長寬西魏文帝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大統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

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鑠傳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縫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

柳檜守節不變 北史

柳檜字季華西魏文帝時為撫軍將軍宇文泰謂柳檜曰卿昔在鄴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

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先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

綦連猛不忘兆北史

北魏綦連猛字武兒其先姬姓避亂祈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尒朱榮親信榮被害從尒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纏欲投齊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

素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羨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羨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尒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王琳被執南史

王琳字子珩北齊孝昭帝時委琳行臺左丞賜璽書令鎮壽陽會陳將吳明徹寇齊武成敕琳經略戰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

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曳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紇奚永安乞刀求死北史

紇奚永安齊人也齊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

權襲慶死節北史

權襲慶周武帝時為開府與齊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劉弘抗節不屈北史

劉弘字仲遠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周武帝以為彭城太守及隋文帝平陳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叛賊欲降之弘抗節轉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嘉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豆盧毓見害北史

豆盧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隋文帝時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議王頊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

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諫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

皇甫誕不從反見殺唐書

皇甫無逸字仁儉父誕仕隋文帝為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之計至果然

李襲志戮力刷讎唐書

李襲志字重光仕隋文帝為始安郡丞隋末盜起即傾私財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賊及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哀臨三日或說曰公臨郡父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崩自王者非一若據嶺表取百粵豈不如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衆遂固守

馮慈明死義北史

馮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仕隋煬帝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来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翟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怿惇俱為尚書承務郎

盧楚糜碎北史

盧楚楚隋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大陽門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
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令
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陳孝意誓死北史

陳孝意為鴈門郡丞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
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
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
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
泣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子翊易言見害北史

劉子翊隋煬帝時楊素奏為侍御史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
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
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
渡江遇煬帝被弒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
為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
於是見害

張季珣兄弟死難北史

張季珣少慷慨有志節隋煬帝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
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
之近年不能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燬人皆心處季珣
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為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
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
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

瑛為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瑛弟幼宗為千牛左右守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罵賊斷腰北史

杜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隋煬帝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

獨孤盛被殺北史

隋煬帝在江都獨孤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畧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羅藝斬使為煬帝發喪唐書

羅藝隋大業中以戰功補虎賁郎將後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

馮慈明被害唐書

馮慈明隋煬帝時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郡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

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

張善相罵賊唐書

張善相隋煬帝大業末為里長督兵迹盜為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高祖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李公逸死唐唐書

李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為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亮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李玄通死節唐書

李玄通藍田人為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

契苾何力割耳唐書

契苾何力太宗時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王貞觀十

四年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為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肯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叵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請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失利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

李多祚立功唐書

李多祚驍勇善射高宗時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妾暨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

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詔
暉李湛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
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
大謀不敢豫奏頓首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
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

許欽明隱語見殺唐書

許欽明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
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
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
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揀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悟其瘦者
遂見害

裴懷古守節唐書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
啜背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
與毀節以生孰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羸弱
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
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
遂免

劉延嗣不屈唐書

劉延嗣武后時為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
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
詎能苟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
獄

穆寧致死唐書

穆寧世以儒聞剛正氣節自任玄宗時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遣真卿書曰夫子為衛君子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使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之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

介然被害唐書

張介然玄宗時為少府監歷衛尉卿安祿山反授河南節度使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

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躪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止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安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附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眾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手

張巡守睢陽唐書

張巡許遠守睢陽叛賊令狐潮怒復率眾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街妻孥然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頃下道衢為百世

笑柰何漸赫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巡欲乘勝擊陳留賊將尹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推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中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疆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首持衆不為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

琦莫能辯因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叵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毅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挂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龐堅死樹唐書

龐堅玄宗時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晁表堅為

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傳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為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北且死見者哭之

符令奇不變 唐書

符令奇玄宗時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宗署為軍副高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

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回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啗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

李愷死義 唐書

李愷為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懼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詢不能知

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
徒戰不勝輒北燈收殘士數百裒斷絃折矢堅守人不堪鬪燈
約奔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繼去燈坐留
守府奔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箬闕門執燈奔及
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

杜甫不忘君唐書

杜甫字子美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人莫測也會祿山亂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奔行在為賊
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為歌詩傷時撓弱情
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崔倫不屈唐書

崔倫肅宗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
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
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偽山川險易指畫帝
前人服其詳

廷玠憤卒唐書

田廷玠與承嗣為從昆弟代宗時遷滄州刺史尚儒學不樂軍
旅時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
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
其田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為節度副史廷玠至讓悅曰而承
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郛為叛臣自兵
興采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
氏血汙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

游瓌斬張昕唐書

李懷光德宗時為慈隰等州節度使時朝廷疑其為變乃賜鐵券懷光乃約誘韓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估以為亂今有張昕寧景璿呂鳴岳杜從政李朝臣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分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美其言會懷光誘使復至渾城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瑛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公今可取富貴我願以麾下為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玫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

孟華嘔血唐書

孟華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婢婢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固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

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為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李鄴辭氣不撓唐書

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李邕之從孫第進士德宗時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卧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鄴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鄴籍在軍不得為母駕柰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鄴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囚之

李晟勵士討賊唐書

李晟字良器德宗時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李懷光者時放詹單要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下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東與播遷見危死節白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

李晟志圖 唐復唐書

李晟字良器德宗時為神策都將時李懷光為元帥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震露李晟懼為所并

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詵唐良臣張或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驪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墜以圖收復

李承誓死唐書

李承事德宗廡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規往來踵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維結希烈腹心周魯王玠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

張孝忠拒叛唐書

張孝忠德宗時為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朱滔與王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脩器

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
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

趙植以死拒賊 唐書

趙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
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潭城引在幕府累擢鄭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
朝晏火其營夜為亂植列卒不動湏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
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

李紳被囚 唐書

李紳字公垂憲宗元和初擢進士第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
書記錡寔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
錡稱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齎食之即脅使者為樂
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跡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
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
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
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

田弘正忠誠勵士 唐書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從叔父承嗣愛之以為必興
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
季安修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
忌出為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臥家不出乃免憲
宗時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
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
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

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於蒿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圍魏博相衛具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

趙犖奮擊解圍唐書

趙犖世為忠武軍牙將犖資警健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武宗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䟽塹實倉庫時蒿薪為守計民有賞者悉內

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犖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潑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犖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為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為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湏賊益張犖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犖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

溫廷皓死節唐書

溫廷皓懿宗時署為崔彥曾募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

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訣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彥曾遇害廷皓亦死

孔緯不後國事唐書

孔緯字化文懿宗時擢進士第累仕至太子少保及僖宗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孔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蟄屋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蕭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况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效丐衣食請辦一日而緯曰吾妻疾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

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攻必及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微緯言幾不勝

楊復光立功唐書

楊復光頗以節誼自奮有謀略累監諸鎮軍僖宗乾符初佐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

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
昧邪炭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
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炭復
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俶持兵萬人從復
光定荆襄師次鄧俶逗遛復光斬之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
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為天下兵馬
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
復光遣使鐫諭温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
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柰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
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
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
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

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
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其聞其死皆慟哭

王徽脫賊唐書

王徽字昭文僖宗時第進士累遷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等詰朝乃知追帝不
及墮崖樾間為賊所執迫還將汗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
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繡書章
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

黃碣直諫被殺唐書

黃碣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
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驛表其能為漳
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

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稍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詔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為而死邪抵涸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鐔問策鐔曰王為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

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鐔遜何乏事即害之

林蘊不懼死唐書

林蘊字復夢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頰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

張源德死節五代史

張源德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以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

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整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

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王彥章守義見殺 五代史

唐兵攻兗州梁末帝召王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招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李嗣源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嗣源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石敬瑭自決五代史

石敬瑭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晉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

符習泣請破賊報王五代史

符習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執趙王生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

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疑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剄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

張憲守義見殺五代史

張憲字允中唐莊宗時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執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承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入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

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裴約死節五代史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唐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達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張昭勸憲死節宋史

張昭仕唐至昭宗為顯官唐莊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軍門昭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莊宗同光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兵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之主上位至保釐迺布衣之極苟醜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

一彥俱死五代史

王建唐昭宗時攻破梓州顧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

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拍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

吳巒沒城自投井死五代史

吳巒字寶川晉高祖時為復州防禦使及晉出帝即位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王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時令溫牙將邵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

鞏楊見殺五代史

劉贇漢祖知遠弟崇之子也自徐州入京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湯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周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

劉仁贍抗節五代史

周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州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砮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颺南岸為李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砮礮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劉仁贍屢請出戰

景達不許由是憤慨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漢口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

周本憤死五代史

周本吳王楊溥時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慨而死

陳喬縊死宋史

陳喬字子喬仕南唐主李煜為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後改光政使與張洎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與洎共勸李煜勿降但堅守城池以老宋師又言一旦有不虞與洎當俱死國難及城陷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留從效募兵宋史

留從效閩主王延政時人頗知書好兵法泉人念王氏失國祥逆分據時從效為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穎董思安及所

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王氏從效倡言吾輩受王氏恩遇
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
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必面見之
邪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
人夜持白挺踰城而入劫庫兵擒黃紹顛斬之立延政從子繼
勲為刺史從效等三人自署為統帥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三

臣門

忠義

下 盡忠報國合於義者

張敬達死節遼史

張敬達為唐將與大兵戰敗退守晉安太宗天顯十一年倏
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楊隱迪輦注拒之敬達在國
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濯馬糞屑木以飼馬馬饑至
自相啖其鬣尾死則以充食光遠等觀敬達出降敬達曰吾
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國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



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

屋質定策遼史

耶律屋質字敵輦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為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軍次潢河橫度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撼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仿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已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

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也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

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弑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後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

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嘉其忠

韓紹勳鋸解 遼中

韓紹勳延徽之孫景宗保寧間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納蘭綽赤見執 金史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政河猛安人太祖時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圍結旁近村寨為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眾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縶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徐徽言死節 金史

遼將徐徽言守晉寧金太祖命其室滿察攻之及晉寧所部九寨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以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為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郭門降諸村率兵入城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囚之拜不聽臨之以兵不為動繫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

徐徽言及士卒不為皆死

金史

金太宗天會七年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婁室塞里鶻沙虎等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率衆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

盡殺之

胡沙補死節

金史

胡沙補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幹魯魯使胡沙補撤八往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幹魯乃止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撤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口至死年五十九熙宗天會中與撤八俱贈遙鎮節度使

褚承亮守義

金史

褚承亮字茂先宋徽宗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熙宗天會

六年幹離不既破真定拘藉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藉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鬪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景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真先生

伯德梅力戰 金史

伯德梅和尚性鯁直尚氣節海陵時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以為副統會敵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關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眾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

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為流矢所中死關合土等皆沒

蒲睹死節 金史

温迪罕蒲睹世宗時為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為之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曰官閱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闕諸奴以為實然遂借與之明日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縛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

鶴壽被殺 金史

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世宗時老和尚率眾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盡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守中堅執不屈 金史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為秦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盡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

高守約不跪 金史

高守約字從簡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拜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時守約不屈遂死

劉唐不屈 金史

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干君相願暫假一職以自効每言戰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今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名見乞往陳州運糧世宗從之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功陳人甚倚重之遇崔立黨李順兒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為所殺同時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安禮撞骨 金史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穎悟博學淹貫經史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為秦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為禦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

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背而殺之

蒲察通擊敵悼主 金史

金主完顏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蒲察通總之兵厭漕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舟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槩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管別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未問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勿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

移室懋死節 金史

溫迪罕移室懋遷臨潢尹世宗大定初是時高幹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高幹勢益大移室懋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高幹凡數接戰勦滅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為賊所執賊使移室懋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懋心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懋厲聲曰不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為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置四軍許士懋輔國上將軍阿思懋乘城固守賊不克攻

承立以死報國 金史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金世祖時統軍使楊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為人儀觀甚偉而內惟怯無所有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銳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統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小乃解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躡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林答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為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為念及見大帥忒木加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塞不左右以刀所其足折亦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

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

馬慶祥不屈而死 金史

馬慶祥字瑞寧章宗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為鳳翔元帥舉慶祥為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滄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

蒲刺都城破戰死 金史

納合蒲刺都章宗承安二年進士官宣宗貞祐四年改知平涼府
事入為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刺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
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讎怒
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刺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
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
屯兵甚眾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
皆可罷鞏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鈎弔橋虎牢關魏州等嶺凡
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
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
州破力戰而死

榮祖戰死 金史

烏古論榮祖章宗明昌二年進士官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
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

晦斗就死 金史

王晦字子明少負氣自喜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
手刃殺之章帝明昌二年進士官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
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
都有功遷霍王傳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
通州之圍賜魯德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
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眾皆踊躍思奮而主者不
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
尚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
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

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

楊達夫被執見殺 金史

楊達夫字晉卿有才幹章宗時嘗主鄆縣簿事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贖天日耶遂見殺而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魏全罵敵 金史

魏全壽州人章宗泰和六年李璣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藉

城中兵民及部曲斲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死勵不衰募人往斫壘營全在選中為衆兵所執衆謂全曰若為我罵全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衆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

元毅慶戰 金史

石抹元毅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知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為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慶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

冀禹錫守義不回 金史

冀禹錫字京甫東海侯至寧元年進士任蘇州郡有能聲歸德
受兵禹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
免不從見害

畢資倫投江 金史

畢資倫授進義副尉為防城軍千戶東海侯至寧元年秋大元
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遺民兵轉戰有功
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
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宣宗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
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破泗州西城資
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宣差
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
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罵曰時青逆賊聽

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
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
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充皇
后位奉閣舍人宋人亦嘗資倫忠情不捨欲全活之鈐以鐵繩
囚于鎮江府土獄畧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
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
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
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
可乃作如此齷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
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
宋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
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為立祠

徒單航自縊 金史

徒單航一名張僧東海侯至寧元年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鄴陽石古忠死 金史

鄴陽宗室子為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為護衛十人長廢帝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

外不知所為鄴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執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疋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

張天綱祈死 金史

張天綱字正卿東海侯時詞賦進士哀宗東幸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蔡城破為宋將孟拱得之盡車械至臨安備禮告既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奏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

編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梁佐執斬劉永昌 金史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較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較住副之成直沽寨宣宗貞祐二年紀軍遣張暉等二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眾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眾執永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遂授德州防禦使較住鎮國上將軍遂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李革自殺 金史

李革字君美宣宗興定初知平陽府事奏十月平陽被圍城中兵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

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奧屯戰敗死節 金史

奧屯醜和尚宣宗時為代州經畧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吳邦傑為敵兵所殺 金史

吳邦傑宣宗時為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為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君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

賈邦獻遇敵自剄 金史

賈邦獻宣宗時舉進士第質直勇畧大元攻河東邦獻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

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
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
與懿俱被執欲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
歸松平遂自頸

王謹戰敗死節 金史

王謹宣宗時為軍事判官初楨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謹收
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
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

毛佺父子死節 金史

毛佺貞祐中為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為義軍招撫哀宗遷
蔡以佺為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
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盧樊喬馬

阿里合祖湯不從而死 金史

移刺阿里合宣宗興定四年遷霍州刺史治好義堡時元兵至
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向里合曰吾有死無貳
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
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

趙益沉符自殺 金史

趙益太原人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
公郭文振署為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
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謹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
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宣宗元光元年八月大元
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趣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
于井遂自殺

韓出不降被殺 金史

女奚烈幹出宣宗時為楨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幹出拒戰中流矢病創既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幹出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勸幹出使出降幹出曰聽汝所為吾終不屈也遂殺之

愛申力盡自剄 金史

愛申宣宗時以為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義宗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為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遣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管承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為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為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父明為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申以劍自剄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所終

王維翰雙節 金史

王維翰宣宗貞祐初罷為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豈有生地無俱為魚肉也乃從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

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
芮國夫人謚貞潔

仲温仗義不屈 金史

烏古倫仲温宣宗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城被圍遂
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
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温嘗治平陽吏民爭
留之仲温曰平陽巨鎮易為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
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

九住力戰 金史

九住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為軍事判官宣宗貞祐二
年十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
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

報國違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

李演折脛 金史

李演字巨川宣宗貞祐初為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為
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
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
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
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

劉德基被害 金史

劉德基宣宗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
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
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坐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
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

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
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

王毅斫脛 金史

王毅宣宗時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
民兵額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眾抗戰力窮被執與縣
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
足踏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忍斫其脛
毅不屈而死

齊鷹揚奪槩 金史

齊鷹揚宣宗時為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
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川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眾
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斫之鷹揚伺守者稍怠起奪

槩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

木甲法心死陣 金史

木甲法心宣宗時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為提控與同知
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刺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存薊州大
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
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
城破死于陣咬查刺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
紇舍與鷄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紇舍十
方奴死之

高錫投城 金史

高錫字永之遷萍鄉令宣宗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
使城破遂自殺城下而死

烏古論德升自縊 金史

烏古論德升宣宗時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二年貞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日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俾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及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

馬驥不屈 金史

馬驥登進士歷官有聲宣宗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驥被執軍卒掠求金驥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驥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矣遂死

高霖死節 金史

高霖字子約宣宗時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屍中以免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

益都執節不屈 金史

徒單益都哀宗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青州人王祐為掃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遙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乘軍政廢弛城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卧病祐恐事不成起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從宜眾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

祐為都元帥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為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益都密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為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軍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以資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言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

李用宜守城父 金史

李用宜哀宗正大中為城父令劉堅初為大兵守城父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改州為順天府楊春為總管戴興為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不降用宜妻子在亳春以為質竟不屈而死

大婁室力戰 金史

完顏大婁室哀宗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鷹揚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條繫掉金牌力戰而死

黑漢不降被殺 金史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累擢為唐鄧行帥府事哀宗時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

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走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遺書召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義示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叅政元林昏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黑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入城下大呼趙醜兒約岳力殺大成山軍大

使降黑漢

為所

馮沃不降自縊 金史

馮沃行哀宗 大二年 一拜元帥左監軍三峯山之敗沃行走鈞州其部由 馮沃如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行大帥欲留如令勝入鈞見沃行道大帥意降則當授人官沃行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

張邦憲不從遇害 金史

張邦憲字正叔哀宗正大中進士為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快蒙朝廷用為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

商衡拜闕自剄 金史

商衡字平叔哀宗時為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
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商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
以須其至遂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為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
前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
誘欲碎其中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
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
耳遂引佩刀自剄

蒲察琦捨母自縊 金史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哀宗正大
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為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
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
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

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
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
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髮琦謂好問
曰今日易巾髮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刑部譯史襲先兄世
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
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
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
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
兒所處是矣即自縊

蔡八兒戰死 金史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趨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為忠孝軍元帥
哀宗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弁彘遣數百騎駐城東令

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哀宗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為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元林吞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王浩無血 金史

王浩為扶溝令哀宗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此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苦兵敢近殆若有神護者

強伸拘頭南向 金史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戍陝鐵嶺雷牛潰被虜從都尉兀林吞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內族撒人口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亦平部曲軍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哀宗天興元年中京人推伸以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亦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竹同鞭發之又創渴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

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額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
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
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
林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
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
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
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
國耳遂躍而射之師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
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六月行
首胡土率眾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
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
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

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
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
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張升赴水

金史

張升字進之哀宗時戶工部令史出身為漁陽簿遷絳州錄事
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
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

劉均仰藥

金史

劉均者哀宗時為亳州觀察判官楊春既逐粘哥荆山納款大
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取胡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
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
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之珩一死報國 金史

盧芝字庭瑞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石珩字子堅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時參知政事武仙軍至黑谷進退失據遂謀北走哀宗在蔡州二人相與謀曰吾等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珩殺之芝走至南陽為王賊所害

脫魯灰被執自殺 金史

木甲脫魯灰哀宗時授鎮南軍節度使正大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為無事脫魯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成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

北入鄧鄙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張順陽諾 金史

張順淄州士伍哀宗時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出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

馮延登字子俊哀宗時充國信使以正大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
號縣元太祖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
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賞汝死不則殺汝矣
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
即死為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
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髻
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
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為祭酒歷刑部尚書明年大元
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
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

仲德無瑕 金史

完顏仲德哀宗天興二年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
壘成擢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墻而退
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傳城有司盡藉民丁防守不足則括
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蔡既受圍仲德營畫禦備
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將校有戰亡者親為
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為備雖克之
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步而已仲德摘三面
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
鼓吹相接城中饑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歿者四帥三都尉
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
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大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
乃暮及退聲言日復集己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

巷戰自卯及巳。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李本魯、叟室元林、谷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為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思烈令軍士射子金史

內疾思烈哀宗時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中京留守元帥

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太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

世勛父子俱死金史

石抹世勛字景畧幼勤學為文有體裁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勛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勛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為一出勛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

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刺粘古温敦昌孫元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為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高時為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高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

高彥儔死難

宋史

高彥儔仕蜀孟昶為利州昭武軍節度使守夔州太祖時宋師至彥儔謁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

戰不如堅壁以待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宗讓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曰見蜀人共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城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蜀主孟昶母語昶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衛融字明遠

宋史

融字明遠漢為太原觀察使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

事太祖立李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鈞不協鈞遣融和鮮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槌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傅其創賜龍衣金帶鞍勒馬

李筠自焚 宋史

李筠仕周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侍中守潞州宋太祖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方俛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

佐惶駭善使臣曰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

裴濟刺指寫奏 宋史

李繼遷真宗咸平初叛以裴濟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首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斷饒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

唐僖宗戰死 宋史

唐保裔真宗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
彰國軍節度出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詔
褒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
選精銳赴之會募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
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
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
廢朝二日

耿傳被創宋史

耿傳字公弼少喜俠尚氣仁宗時累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
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寶元初會趙元昊入寇參任福行
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
答其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戒傳
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

任福戰死宋史

宋仁宗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邠延兩路兵西討詔任福
請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趙元昊謀寇渭
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
以耿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鈴轄朱觀都監
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
遠城趨得勝砦至羊收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
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
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
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
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叱好水川觀

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出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龍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懾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倣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敵懼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

王珪中目宋史

王珪字禹玉為涇州行營都監仁宗康定二年勒金字處置牌賜 仁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衆會敵大 從 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

圍中望其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蘇緘死節宋史

蘇緘字宣甫知鼎州宋神宗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蘇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彛代起緘致書於彛請罷所行事彛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報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閔州兵得一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

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俎則擊
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
州司戶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
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
酋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
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留不進緘又以蠟書告
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惶恐處移屯大
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
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
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
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
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

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
餘積墮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
水以濟渴多病下利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起劉
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真
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
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
官閣門祇候召對謂曰邕管賴鄉父守禦儻如欽廉即破則賊
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
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
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彝皆坐謫官緘沒後交人謀
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陳淬父子俱死 宋史

陳淬字君銳哲宗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瓌將後淬曰彼眾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廢倉間俟其族濟族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脅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

鄭驥城陷赴井 宋史

鄭驥字潛翁哲宗時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驥按格為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驥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糴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與王地長安西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驥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大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驥赴井死

王奇盡節戰死 宋史

王奇哲宗時武舉中第累遷如京副使為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經畧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

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即以報國何走為戰而死

曾悟罵虜被害 宋史

曾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徽宗宣和二年進士欽宗靖康間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刺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

郭永一門就死 宋史

郭永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須顛若神徽宗時燕山兵起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守大名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適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惜力不敵

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質明大霧四塞劉豫以軍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為亂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

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
屍瘞之

黃友忠節傳家 宋史

黃友字龍友徽宗時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
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發寇復作守留
友攝兵曹為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
騎次武義賊眾持釘一棹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
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貼然發人圖像祀之通判檀州
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土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
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丞相何桌從而薦之召對
問友唇齒破裂狀為之稱歎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
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明

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
不合友仰天歎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
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
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

何灌拒戰死敵 宋史

何灌字仲源徽宗時以武選登第後累官武泰軍節度使至欽
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
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
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鬻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

歐陽珣焚死 宋史

歐陽珣字全美徽宗崇寧六年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

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項德戰死 宋史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徽宗宣和間盜發幫源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賊不可勝計賊目為項鷄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眾欲會合賊盡銳邀

之黃姑嶺下德戰死

李翼與縣官同死 宋史

李翼徽宗宣和末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酋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贊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閭誠將官并可與同死之

李彥仙投河 宋史

李彥仙字少嚴有大志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甯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令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眾皆奮金人攻三甯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

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
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
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
山亭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
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
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
蒐軍實增裨濟隍蓋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
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與在神稷山以其眾來願受節制彥
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
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金人婁宿
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
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婁宿復率叛將

折可求眾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日為始日輪一軍
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
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者豈以啖
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
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彥仙曰吾寧為宋鬼
安用汝富貴為命彊弩一發斃之金兵急攻城陷彥仙率眾巷
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絕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
人生致之彥仙易敵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既
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
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

陳求道拔舌而死 宋史

陳求道字得之登進士第欽宗靖康間叛都水監及朝議二帝

出郊講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齋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且而還後值劉忠叛一夕數千人糜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覲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

林冲之慟絕 宋史

林冲之字和叔歷御史臺檢法官太宗正丞出守臨江南康欽宗靖康初召為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度卒金人逼冲之仕偽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

幽佛寺十餘年漸便欽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難言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

滕茂實請從舊主 宋史

滕茂實字秀穎欽宗靖康元年以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為金人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為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情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益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

徐揆死節 宋史

徐揆衢州人游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進士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勁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欽宗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宜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

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毅郎而官其後

宗澤疽背 宋史

宗澤欽宗靖康元年徙知開封府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特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

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
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
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
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
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而薨都人號慟

何桌死義 宋史

何桌欽宗靖康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城失守從
幸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母
得預議既陷朔庭桌仰天大慟不食而死

霍安國不降 宋史

霍安國為轉運判官徽宗宣和末知懷州欽宗靖康元年路允
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修撰
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
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
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使夷官問不降者
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林淵張彭年趙士訢張謏于
潛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
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
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劉焄自縊 宋史

劉焄欽宗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為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
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焄率衆晝夜搏戰城上

金兵初攻北壁，身拒之，乃偽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身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堦而上，城遂陷。邈就執身，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身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為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條自縊死。

張叔夜父子力戰 宋史

張叔夜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發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守，字之曰「愁」，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曰：「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

李洵血戰 宋史

李洵字浩然，知鄂州崇陽縣。欽宗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洵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洵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

子為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消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
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矣將者
死鈞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
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謀
而奔曰敵至矣即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消馳馬先犯其鋒
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消乘勝追北十餘里大
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消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
負已遂死焉

郭僎遇害 宋史

郭僎字同升欽宗時通判全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
頂花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僎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
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偽降入邑為變邑官

竄伏僎曰 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徒責僎僎大罵不絕
口遂遇害

李彥仙守陝 宋史

李彥仙字少嚴欽宗時為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彥仙以信義
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用有籌略善
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
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龍衣於隘躡死相枕關
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
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
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

閻進南向就死 宋史

閻進諱宣武高宗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

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為止進曰思
大宋爾又問即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
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
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
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趙不試赴井宋史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高宗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
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
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
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
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
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楊粹中不屈宋史

楊粹中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
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棄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
罕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
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
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

曾意闔門死節宋史

曾意字仲常高宗時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二年金人陷
越以琶八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歲暮不
覺察者皆死意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
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
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

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

王復罵虜闔門被殺 宋史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高宗建炎三年金人自龍衣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趙聿之巷戰而死 宋史

趙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高宗建炎中為成忠郎金人圍潭

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謹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

朱良奮擊竟死 宋史

朱良者字良佐世儒科高宗建炎中為海鹽縣尉金兵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為披靡然力不敵竟死

趙立中砲 宋史

趙立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為武衛都虞候高宗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倫先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

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觀察使泗洲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龍裝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也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瞑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

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

王琦不屈金人 宋史

王琦為弓門砦巡檢高宗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洪皓顛死 宋史

洪皓字光弼高宗時為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潁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潁上道皓與其黨遇壁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遣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喟曰

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璫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二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麕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即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李永奇全家遇害 宋史

李顯忠初名世輔，高宗時補承信郎，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父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

屢戰皆勝顯忠趨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為誓不
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
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
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
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

馬俊偕妻被害 宋史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高宗紹興二年砦軍陸德周
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為謀主約翌日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
弱然後擁衆渡江陵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
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
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
日賊黨散官軍云云得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為立祠號登

勇

郭汭不降被害 宋史

郭汭高宗時從軍積官至武經郎涇原第八副將金人犯陝西
渭帥以下叛降獨汭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
獄脅使俱降汭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
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許于地下耳衆醜其
語即殺之

劉汲戮力致死 宋史

劉汲字直夫高宗紹興四年舉進士除武信軍推官後謫蓬州
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金人
復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
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

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者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倚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

王忠植不屈遇害 宋史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高宗紹興九年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

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李靚死節 宋史

李靚字彥和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損軀為國戡大慙安能帖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虜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高宗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

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遂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呂祉遇害 宋史

呂祉字安老高宗時遷兵部尚書升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為之副瓊與德素不協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

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

楊再興死戰 宋史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高宗時附岳飛帳下誓以忠義報國紹興二年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統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鄆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

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字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劉惟輔不降就死 宋史

劉惟輔高宗時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既得秦州經畧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李董黑鋒洞霄墮馬死敵為奪氣退深檄龍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止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鷄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裝遁歸金人畧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南有積粟

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輔奮首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摔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復言而死

宋汝為太息 宋史

宋汝為仕高宗為通直郎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秦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歷言之企道益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

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讐言收還土宇
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
者汝為能知死期嘗歎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為倣
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
俱下

唐琦詔四馬被害 宋史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尚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
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
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
哉又問曰李鄴為帥何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
吾恨不得手月之為一斯人為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為其主死思乃考死豈復齒人類哉詔罵不少

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范旺死節 宋史

范旺高宗時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
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若應之
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
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
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賊既平旺死迹在地
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

韋永壽死終 宋史

韋永壽者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
節郎世堅救之同死

魏勝力戰而死 宋史

魏勝字彥威孝宗隆興元年為忠州刺史二年知楚州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規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躐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但可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大墜馬死

楊震仲飲毒 宋史

楊震仲字革父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孝宗淳熙二年登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直心政聞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

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為四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比至震仲飲毒而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為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

秦鉅自焚 宋史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寧宗時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

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制軍衣就焚而死

郭靖赴江 宋史

郭靖高橋土豪巡檢也寧宗時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揚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警而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蹇彛父子死節 宋史

蹇彛登寧宗嘉定四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理宗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彛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馬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

王翊赴井 宋史

王翊字公輔理宗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為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王璨運司幹官李曰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

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其家出其屍并中衣冠儼如也

陳寅闔門死節 宋史

陳寅理宗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都統何進留家城中恃以為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邊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敵死士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苦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一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

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

王大壽死賊 宋史

王大壽為左翼隊將理宗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

孫谷見殺 宋史

孫益理宗紹定中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眾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

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

劉銳飲藥 宋史

劉銳知文州理宗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動

陳隆之諭壞勿降 宋史

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理宗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與下家數百口皆

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母降也遂見殺

陳元桂俊偉 宋史

陳元桂理宗時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更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適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我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

鄧得遇投江宋史

鄧得遇字達夫理宗淳祐十年第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靜江府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堅代聞議事不合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自經宋史

張珏字君玉年十八從軍釣魚山理宗時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為四川虓將大兵破紹慶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珏率兵出董嵐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琪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

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鴉飲左右匿鴉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壙葬之死所

謝枋得不食宋史

謝枋得字君直理宗時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適賈似

道政事為問曰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
似道坐居鄉不法謫居興國軍度宗咸淳三年赦放歸幼主德
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斬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
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
保師夔可信乞分泚江諸屯兵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
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泚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
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
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
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
湖軍天禧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
潰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
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

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已而去責
卜建陽市中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夫
下既定遂居閩中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
時事白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待還歲幣
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
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
其友趙孟邈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
銀冶病民顧以我革飾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
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元世祖至元二
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
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

若我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趙孟壘磔死 宋史

趙孟壘理宗時登進士弟開禧元年為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請益王權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

許彪孫仰藥 宋史

許彪孫為四川制置司參謀官理宗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蕭雷龍見殺 宋史

蕭雷龍字顯辰理宗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

何充一門死節 宋史

何充度宗時通判黎州預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叩疎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帥設帝幄環坐諸將而虛其實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辯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求即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眾以石擊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

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

范天順抗節死義 宋史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度宗時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

牛富王福赴火 宋史

牛富勇而知義度宗時為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為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見

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洪福叱子 宋史

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度宗時從貴積勞為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譚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劉子俊受烹 宋史

劉子俊字民章度宗時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閑相友善

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鳳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趙時賞被執不屈 宋史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度宗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知宣州旌德縣幼主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

希洎據榻而死 宋史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度宗咸淳中逢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宋幼主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郡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素守聶嵩孫希洎內嫻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唐震不屈遂死 宋史

唐震字景實度宗咸淳一年起震知饒州時元兵畧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味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

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哀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兵大至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續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

趙良淳問閤自經宋史

趙良淳字景程度宗咸淳末知安吉州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所在蓬起良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以輔良

淳加良淳直秘閣又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散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日夜就芟舍陴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為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小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球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為亂邪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米立被執不屈 宋史

米立淮人三世為將度宗時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大兵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銜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汪立信扼吭而卒 宋史

汪立信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時元兵大舉伐宋賈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俾立信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

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贖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謝徽明父子死節 宋史

謝徽明度宗時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尹玉被執就死宋史

尹玉度宗時以捕盜功為贛州三峯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胃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於其項以槌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師勇憂憤而卒宋史

劉師勇者度宗時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訔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訔守常而以

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淖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實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鳥飛鳴繞城衆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鬪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闕淮兵六人反背相往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鄒鳳自殺宋史

鄒鳳字鳳叔後徙水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鳴度宗時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守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水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

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瀾脫身走至
湖州及天祥被執瀾自殺

彭震龍不屈腰斬 宋史

彭震龍字雷可文天祥次妹婿也性跌宕喜事嘗以罪墨度宗
時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縣會天祥出使被
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
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為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

蕭燾夫兄弟俱死 宋史

蕭燾夫與尼敬夫俱文天祥客燾夫為詩有豪俊氣度宗時天
祥起兵補從事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贊之縣受屠兄弟
俱死之

張雲渴赴水死 宋史

張雲吉州敢勇將也師入衛雲隸麾下及度宗時文天祥以使
命被執雲引兵自婺建劍汀取道歸時吉州已降雲謀與行引
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張亦為亂兵所殺 宋史

張亦字朝宗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出入荆閩歷年明習韜畧
潛兄弟既失勢廢斥者十餘年度宗時文天祥起兵辟為祕閣
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而
亂兵所殺處置使鄒澤得其屍葬之

邊居誼赴火 宋史

邊居誼度宗時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善御下得士心
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
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至新城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

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答又射榜擲入壁中文煥聞之以為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

王安節不降 宋史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度宗時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

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幼主德祐初似道潰師無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八兵攻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李希引頸 宋史

李希度宗時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希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希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而大軍已圍城希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

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
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衛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
帝命酒酌之因留賓位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
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
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
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
人盡醉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尹穀自焚 宋史

尹穀字耕叟度宗時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希
禮以為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

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帝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五月
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
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軍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死乃積薪高戶朝服望闕拜
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掠之火熾不可前但
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無少長皆死焉帝聞之
命酒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尹穀號也

趙雍雙節 宋史

趙卯發字漢卿度宗時為遂寧州司戶素以節行稱咸淳七年
起為彭澤令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
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
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

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成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

劉黻卒舉家蹈海宋史

劉黻字聲伯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陳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

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

江萬里死難宋史

江萬里字子遠度宗時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驚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錫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

李庭芝死節不回宋史

李庭芝度宗時制置兩淮咸淳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
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幼主
德祐元年春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庭芝率所
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
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
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
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
芝參知政事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
以逼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
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眾爭割
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為詔諭之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
有詔諭降也至瓜州復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今吾與嗣

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
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
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宴有以言覘庭芝
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
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州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庭
芝猶括民粟以給兵粟盡雜牛皮麩糲以給之兵有食子而食
者猶日出苦戰七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
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
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
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
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
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州之民皆泣下

文天祥不屈 宋史

文天祥知平江府幼主德祐元年十月入平江大元兵已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等接常至虞橋士龍等皆戰死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尋除右丞相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畢亭山丞相怒拘之天祥與其客杜訥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令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具以興復之議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楊有暉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廷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復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開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天祥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

千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東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等將一軍取寧都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等盛兵薄贛城鄒瀾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太和吉州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埔等撫州何時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募傑壯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

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
至乃引兵走即鄒瀨于永豐瀨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
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
時嘗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嘗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
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
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
昫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十一月進屯潮陽縣十二月趨南嶺元帥張弘範兵濟潮
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兵皆頓首伏草莽天
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送至潮陽
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

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
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祿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
其死而貳其心乎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
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材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
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
得以黃冠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
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
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

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一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其日燒襄城蓋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葺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日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楊震一門死節 宋史

楊震字震仲幼主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震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黃剛中倚柵 宋史

黃介字剛中意氣卓越喜兵法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為保聚計幼主德祐元年北兵至芾眾奔潰介堅守不去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為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為黃孝子

劉子薦死義 宋史

劉子薦廣西經畧司檄為參議官宋幼主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畧使馬暨遣子薦提僞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幼主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為竟死之

應龍與妻縊死 宋史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為諮議官寓泰州幼主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圍中

張世傑溺海 宋史

張世傑為呂文德小校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

為保康軍節度使幼主德祐中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未幾兵至阜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為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昀為主拜簽書樞密院事主世強守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硃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四月益王昀與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以硃洲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發瓊州粟以給軍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曷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徙世傑恐久在海

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
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
張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
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
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乃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後還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等
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揚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
溺死

陸秀夫赴海 宋史

陸秀夫字君實度宗時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門徒恒
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後為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
就而反幼主德祐中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

呂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
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揚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
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王以驚疾殂群臣皆
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
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
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
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
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
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

乃拔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陳文龍不食 宋史

陳文龍字君賁能文章負氣節幼主時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恠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恠入招撫之恠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右手軍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

李成大父子死節 宋史

李成大字實夫幼主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謚忠節

陶居仁死節有異 宋史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幼主德祐間仕為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嘖之為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涕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為立祠

趙淮告揚勿降見殺 宋史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幼主德祐中成銀樹填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洲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徐道隆父子俱死 宋史

徐道隆字伯謙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為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博為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為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既去平江潰卒四出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阜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曰

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趙良淳既縊死幼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槩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間守者少急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張鏜求死 宋史

張鏜字聲甫右僕射魏公浚之後也幼主時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師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行省參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天下乃我祖魏公所收拾撐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地下斌曰不必言降第存汝於此可乎鏜曰不降何以得存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

之

張世傑負宋主入海 宋史

張世傑幼主時為樞密副使元兵至挾二王航海益王顯祖又立衛王昺為主世傑以舟師碇海中募結巨艦千餘艘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居島其中大軍攻之艦堅不動又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隆已卯都統張逵以夜龍大軍營亡矢甚眾發未有黑風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弘範攻其南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翟國秀及團練使劉俊等解甲降大軍至中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

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及曷投海中而世傑亦自溺死

王仙斷元 宋史

王仙蜀都統也幼主時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援孤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謝臯剖心 宋史

謝臯幼主時為鎮撫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林空齋就死 宋史

林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即其家開中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

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枯血書壁云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為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蕭明哲罵敵而死 宋史

蕭明哲字元甫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幼主時文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劉沐父子死節 宋史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幼主時天祥赴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

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為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馬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

陸秀夫負宋衛王入海 宋史

陸秀夫為宋衛王昺左丞相從王以舟師於海中戰不勝將士劉俊等俱解甲降大軍至中軍會暮風雨昏霧四塞餘舟奪港而去秀夫走衛王舟六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

王士敏題裾 宋史

王士敏者慷慨不撓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被執題其裾云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劉士昭死國宋史

劉士昭嘗為緘工幼主德祐末北軍至境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經死

徐應鑣父子投井元史

徐應鑣宋幼主時為太學生至元十三年正月右丞相伯顏將兵至臨安幼主太后赴大都伯顏令董文炳唆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褒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

陳瓚城破巷戰而死元史

陳瓚宋幼主時知興化軍元將元帥唆都攻其城瓚乞降復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兩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

戰終日斬首三萬餘級獲瓚支解以徇

李伯温刺心元史

李伯温仕太祖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道敵入伯温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温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温抱柱如生無不嗟歎

攸哈刺拔都殲陣元史

攸哈刺拔都元太祖時鎮太原茲人夜獻太原東門于金將武仙仙引兵入哈刺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

刺拔都汝當出哈刺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
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
公等所俘哈刺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

耶律忒末死義

元史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太祖時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節夫
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明年金降將武仙復犯
真定史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
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忒末子天祐曰汝能誅趙
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
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弁以虧
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
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

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
還趙壁率眾殊死戰仙怒盡殺忒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樂城元
氏高邑栢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構仙黨啓關納賊天祐倉
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鎗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
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

張鐵槍不屈

元史

金驍將張鐵槍太祖時大將木華黎擒之責其不降厲聲答曰
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義之欲
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

鄭義兄弟戰敵

元史

鄭義初事太宗佩金符山東路都元帥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
從伐金歲壬辰與敵戰于歸德死之弟德溫龍衣從攻徐州陷陣

而死

李守正累瘡

元史

李守正自幼時嘗質於木華黎太宗時後為平陽守恬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崇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鉄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累瘡戰歿

月里麻思被執不屈

元史

月里麻思憲宗時同阿木魯拔都兒克達魯花赤破南宿州使

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語之曰吾與汝爭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宋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言辭慷慨不少屈宋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世祖深悼之詔復其家以子忽都哈思為答刺罕日給糧食其家人忽都哈思自陳於帝曰臣願為國效死為父雪恥帝嘉納之授以上均州監戰萬戶

張好古戰死

元史

張好古字信甫少讀書善屬文器識宏遠勇而有謀父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憲宗時嚴忠濟承制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奏真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戰不少卻主將旌其功賞銀

百兩畧陽循泰興海門而還擊邵伯埭拔之從大軍攻鄂世祖
中統元年還宿州忠濟命兼恩州刺史訪民瘼革吏弊立為條
約未幾移戍蘄州李壇叛據濟南宋人攻蘄好古率兵迎擊力
不敵死之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

邊居義自焚 元史

宋邊居義為都統守新城世祖遣伯顏督諸將攻之總制黃順
縋城降伯顏遣順招居義不出總管李庭破其外堡諸軍蟻附
而登拔之居義自焚死

暗伯唐元 元史

暗伯唐元人弱冠入宿衛性嚴重剛果有大志嘗親迎于燉煌
阻兵不得歸乃客居於于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
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使者數年弗遣暗伯悉以已馬駝

厚贖之令逃去薛徹干等得脫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歎久之
既而命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于闐暗伯乘間至行營見薛徹
干於帳中薛徹干曰公之忠義已上聞矣

張立道精忠見賞 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
左右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往鎮其地詔以立道為王府文學
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
事佩銀符尋與侍郎完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三十七
部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忌忽哥赤來為王設
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見守門
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乃得入為王言之
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

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
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乃囚立道將
殺之人匠提舉張忠於立道為族兄結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
亡至土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傳別帖與告變人
俱來遂與立道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
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歎歎久
之曰汝等為我家事甚勞苦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

韓因寸割 元史

韓因字可宗世祖時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
之久而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
命乃潛因以唐州叛官使馬賊渠忍其賞心搖道因止于外納
詔不讀詰問再三因答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

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
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
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鞏彥暉不屈 元史

鞏彥暉世祖中統初將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逆戰
有舟數十來挑戰彥暉遂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左右莫
能近彥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授之
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

樊楫力戰 元史

樊楫進攻交趾陳日烜棄城走敢喃堡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
月鎮南王攻敢喃堡破之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
張文虎餽餉不至二月天暑食且盡於是王命班師楫與烏馬

兒將舟師還為賊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膠賊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賊鈎執毒殺之

趙良弼忠君愛友 元史

趙良弼字輔之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為使副良弼為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細鄰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細鄰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細鄰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

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為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為長者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為徵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壇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

陶里吉思不屈 元史

陶里吉思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敵

于伯牙思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闕里吉思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衆鼓噪以進大敗之二年冬敵兵又至三戰三克闕里吉思乘勝逐北深入險絕後騎不繼馬躓陷敵遂為所執敵誘使降不屈又欲以女妻之闕里吉思毅然曰我帝婿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帝嘗遣其家臣阿昔思特使敵境見於人衆中闕里吉思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即引其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竟不屈死焉

月魯不花遇倭見殺

元史

月魯不花字彥明受業于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淞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為異順帝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轉資

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為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

汪澤民被害

元史

汪澤民順帝時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蕪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

王遜志投井 元史

王遜志字文敏順帝時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二道肅政廉訪

司事拜監察御史劾詹事不蘭奚平章宜童言逆臣子孫當屏諸遐裔除太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叛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蓋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拂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董搏霄無血 元史

董搏霄順帝時就吐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請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下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至正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

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庄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

王英不動 元史

王英字邦傑順帝元年授海北海南同知宣慰使司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私曰我世受國恩死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其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劉天孚赴水 元史

劉天孚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朵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度不能拒凡入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棧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偏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為天孚罪欲脅使附已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道逼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

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
哉且與其辱於何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
河冰方堅天孚被所佩刀前冰開北望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
已脫衣帽岸游乃投水中何思罕大怒藉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塔不台詬賊

元史

塔不台字彥暉為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順帝元統元年進士
魏王軍汝亳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臥
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為賊所得比明見賊酋王
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辱其拜塔不台拒
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卜琛罵賊

元史

卜琛世為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

家順帝至正十二年鄰郡盜起未幾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
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
備直以鈎鉏白銚當賊賊矢雨集琛眾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
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
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
脅不聽殺之

王士元父子死節

元史

王士元字堯佐知磁州順帝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
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
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為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
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奔其子殺之

趙瑄主僕俱死

元史

順帝時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中書叅議趙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為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棄信逆天滅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為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奮擊賊以槩撞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

孫撫死節

元史

孫撫字自謙順帝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為使招諭士誠而用撫為輔行撫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撫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撫強行抵高郵士誠不遜詔使撫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撫為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撫肆其陵辱撫不郵也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撫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撫訊問撫罵聲不絕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

盛昭罵賊

元史

盛昭字克明順帝時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

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張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剗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自縊 元史

楊乘字文載順帝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為良民其後累官工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董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挽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乘曰乘以

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刺丁父子死節 元史

納速刺丁淮東宣慰司辟為掾順帝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刺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刺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為亂賊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梁鎮賊眾猝至納速刺丁麾兵挫其鋒後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戶府

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刺丁顧必死謂其子寶童海魯
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

樊執敬罵賊

元史

樊執敬歷官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順帝至正十二年賊犯餘
抗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
定定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為進
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奈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
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
遽上馬帥衆而出中塗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
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
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更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
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

亦中槍死

全普庵仗義死節

元史

全普庵撒里累授贛州路達魯花赤順帝至正十一年潁州盜
起即修築城壘旬月之間守禦之且單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
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為賊所陷者往往遣兵
復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叅政分省於贛十八
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
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八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
使日探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
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事聞朝廷贈謚曰徹哀
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
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謝瀏陽雙節 元史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順帝時由進士為四川儒學提舉便道還家時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朕不幸必死母為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為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為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岩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明安達爾出關死節 元史

明安達爾順帝時為潛江縣達魯赤率勇敢出擊淮漢賊擒其偽將劉萬戶進營蘆泆賊眾奄至出關死其家殲焉

劉畊孫忠及子弟 元史

劉畊孫字存吾順帝至正十五年轉以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爾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叅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為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眾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壽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壽孫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為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罵賊不輟 元史

俞述祖字紹芳由翰林書寫出為沅陽府推官順帝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城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

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為賊所執械至其偽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

桂完澤決舅 元史

桂完澤者順帝時嘗從江西左丞李彥宗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鬪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閻夫婦死節 元史

丑閻字時中蒙古氏累官知安陸府順帝至正十二年斬賊曾法興犯安陸時丑閻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賊前隊兵敗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閻猶喻以逆順一賊排丑閻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丑閻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閻左脇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囊其屍昇置其家丑閻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給賊之不防已至夜自經死

彭庭堅立祠 元史

彭庭堅由進士累遷陞同知福建副都元帥鎮邵武順帝至正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江南行臺中丞吳鐸督軍建寧檄庭堅至時鎮撫萬戶岳煥隸麾下煥素悍縱卒為暴庭堅欲繩以法煥懼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為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堅獨留

○集事卷十三
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張椿儒士夏志行江晃奉樞還
崇安民哀泣如喪父母立祠像歲時祭禱數降靈響旁邑立祠
亦如之

乃朵里不花闔門受害 元史

乃朵里不花字端甫拜江西平章政事招土寇金元祐復循梅惠
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治賊以給兵食又別規粟四千石
輸送京師自是英肇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
而元祐有異志託以鎮服其土遮道固留先是制書命劉巨海
僉廣東元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畀徭賊劉文遠誘
與偕亂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竄匿不獲俄
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乃朵里不花
與叅政楊泰元等勒兵拒戰而賊來益衆朵里不花為鎗所中

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方與抗死之朵里不花遂被執擁
至太平橋罵不絕口遂為賊殺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
去皆大罵曰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矣爾父子何暴逆至此亦皆
遇害其部將哈乞吳普顏阿刺不花子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戰死 元史

野峻台順帝時轉黃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
行省叅政命與平章咬住討賊咬住軍五千乃分銳卒八百使
野峻台為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州皆為賊所
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筭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
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賊退入城乃據其
門竄咬住軍至黎明賊出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
飛槍刺之遂死

陳君用中槍 元史

陳君用字子材少負氣勇猛過人時兵起江淮由撫盱入閩閩
閩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五萬給俾募千兵君用散家財繼之
導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以功授同知建寧路事順帝至正十
三年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援大敗賊衆庶訪僉事郭興祖佩
君用明珠虎符使權同知副都元帥遂引兵踰北嶺至連江阻
水而陣君用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復生遂矣乃率壯士六十
人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用大呼轉戰中槍而死

卜理牙敦戰死 元史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中興為江漢藩
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威惠翕然順帝至正十二年寇犯中
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賊稍退明日復擁衆來襲東

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

上都剗死 元史

上都順帝至正十二年為中興判官統兵擊賊既而東門失守
上都倉黃反剗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大罵賊怒剗其腹剗其
肉而死

潮海等嘗賊而死 元史

潮海扎刺台氏為靖安縣達魯花赤順帝至正十二年斬黃賊
起潮海與縣尹黃紹同集義兵為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
寧來寇紹赴行省求援潮海獨率衆與戰于五水湖大破之乃起
進士胡季元塗淵舒慶遠甘棠等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為前鋒
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盛黃雲戰
死我軍挫衄潮海遂被圍尋為賊所執殺于富州子民安圖襲

父職為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帥眾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
賊兵復至民安圖迎戰力竭賊執而梟之紹字仲先臨川人登
至正八年進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絕遇官軍護紹得入
龍興而龍興亦被圍其後圍解紹乃與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
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為賊所害斗元字元
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第一下第有聲漢書院山長
賊至靖安掠斗元鄉里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
圍戰守及潮海被執賊脇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腰
不死又縛置暗室斗元仆墻以出逃入深山狂罵而死黃雲撫
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稱每接戰獨以身當敵嘗為數十人所
圍即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鎗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大罵元史

魏中立字伯時順帝時歷官至陝西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
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
發不旬日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履齒木為杷剝竹為槍截緋帛
為巾襦彌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
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逼中立以義兵擊
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為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
張賊執歸斫水欲屈其從已中立大罵不已遂被害

于大本痛詈偽主元史

于大本順帝時為信州總管賊臨城大本以士兵備禦賊首項
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斫水為俘獻偽主公壽輝釋其縛昇
偽印一紐且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偽主痛詈之遂遇害

普顏不花不屈元史

普顏不花字希古由進士累轉為中書參知政事順帝至正十
八年詔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江西陳友
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以夜遁國鳳時分
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奉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
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
衆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
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
普顏不花遂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
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
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不屈死之

申榮自縊元史

申榮順帝時為山東行省平章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
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為榮曰城中兵少不
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縊

拜住赴井元史

拜住字聞善順帝時以材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
經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
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
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
欲為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
於遠地以沒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
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况吾上世受國
厚恩至吾又食祿今六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

并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為殉云

趙弘毅 臨門死節 元史

趙弘毅字仁卿順帝時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轉為國史院編脩官調大樂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

永帶自縊

黃暉赴井 元史

黃暉字殷士除國子助教擢翰林待制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京城既破暉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為胄子既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

栢帖穆爾夫婦死節 元史

栢帖穆爾字君壽至正中累遷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奄至城下栢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

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厭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植帖穆爾熟視之歎曰父死國母死夫妻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斂金珠昇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即舉燈自燃四圍窓火太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自事 元史

迭里彌實字子初畏吾氏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順帝時以宿衛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二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實仰天歎

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報國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近之迭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步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刺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屍葬東門外

獨步丁等死節 元史

獨步丁田田人舊進士順帝時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呂復者為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閑居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乎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

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
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不屈元史

朴賽因不花累官出為嶺北行省右丞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省以字羅帖木兒矯弒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輕信况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妄傳拜中書平章政事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領兵僅數百流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速死不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

張庸被殺元史

張庸字存中温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干經畧使李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杉關頃之計事赴京師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喜之擢祕書少監皇太子立大撫軍院令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

丁郭不屈元史

丁好禮拜中書叅政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復起為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

禮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是日中書叅知政事
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為其主死自吾分何
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

閔本一門自縊 元史

閔本字宗先順帝時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
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我程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
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
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俱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見本
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石抹宜孫忠孝不偷 元史

石抹宜孫順帝至正十八年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義莫重
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
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
而親率精銳為之殿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畧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
孫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明年

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
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
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
為亂兵所害

人亦廷心立廟 元史

余闡字廷心順帝時守安慶城陷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

欽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福壽死守 元史

福壽順帝時授長寧寺少卿出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為固至正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之度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為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壯健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朝廷知其

勞數賞賚正統六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應 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備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城未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成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為者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

達識帖睦爾禁錮而死 元史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順帝時為江浙行省丞相以楊完者為江蘇行省參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為然無遺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於驕日肆而不可制至正十七年張士誠寇嘉興屢為完者所敗

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為

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復宣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為請達識帖睦爾雖外為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

睦爾徒存虛名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睦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脇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為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時卷蘭帖木兒為江浙行省右丞真保為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睦爾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容容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爾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通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爾居嘉興事關朝廷即就以士信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至嘉興士信峻其垣墻錮其門闕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帖睦

通皆不以為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後聞普化帖木兒大
夫死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
死張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返于京師

普化帖木兒死節 元史

普化帖木兒順帝時為行臺御史大夫時張士誠令有司公牘
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實授于朝普化帖木兒皆不
從至是既拘達識帖睦爾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
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
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
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

秦不華擊賊 元史

秦不華字兼善及進士第授集賢脩撰累至御史大夫順帝至

正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讐逼遂入海為
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叅政朵兒
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於焚舟將遁官
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
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秦不
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
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為都水庸田使十
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
木兒為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秦不華諭知賊情狀遷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
秦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秦不華
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間

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
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
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適等至黃岩招之國珍
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
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適適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
木適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
濱散其徒眾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
不華台州路達魯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
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
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口
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
泰不華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
示約信使之來歸國
入州港犯馬鞍諸山
所學今守海隅賊甫

招徠又復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
死以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一來計議陳
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縋沙不能行
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
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
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喟曰此之脫
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
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方臨海尉李
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壁皆死之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
沉太平為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
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為知己死寧畏禍耶後以雖為時相
擯斥人莫不避之善篆隸溫潤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

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郭嘉力戰 元史

郭嘉字元禮順帝時登進士第擢禮部員外郎至正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五百餘人給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筭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眾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由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迎之賊大至力戰以死

石普力戰俱死 元史

石普字元周順帝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畧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堂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守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栢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若日未夕普令車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

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踰城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思謀棄城走而後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惟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棄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墜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湏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為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死賊眾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星吉死節

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眾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涓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殫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般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眾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匿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

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蕩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淝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盡之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兼葦編為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及於背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為人好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

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道童戰賊被殺 元史

道童自號石巖順帝時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司徒開府至正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下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管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為因嘆曰我為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為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慶童出奔被殺 元史

慶童字明德順帝時為江浙行省平章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爾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

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
張達識帖睦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童不得已女與之明
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曉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
民阜至正十八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
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
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隸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
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
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官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
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
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
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
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

命淮王帖木兒、化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
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張

者

以功

小

時

重

切

時首軍勢甚



金

林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